

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

B S

革命先烈傳畧集

中國國民黨浙江省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印

革命先烈傳略集

目錄

陸皓東烈士傳略

楊衢雲烈士傳略

史堅如烈士傳略

吳樾烈士傳略

劉道一烈士傳略

徐錫麟烈士傳略

秋瑾女俠傳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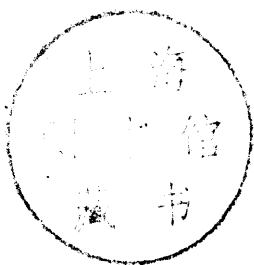
熊成基烈士傳略

革命先烈傳略集 目錄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7 55838



323234

革命先烈傳略集 目錄

溫生才烈士傳略

方聲洞烈士傳略

林覺民烈士傳略

林尹民烈士傳略

林文烈士傳略

羅仲霍烈士傳略

饒輔廷烈士傳略

喻培倫烈士傳略

馮超驥烈士傳略

陳可鈞烈士傳略

陳更新烈士傳略

宋玉琳烈士傳略

劉元棟烈士傳略

劉鋒烈士傳略

程良烈士傳略

陳與燊烈士傳略

余東雄烈士傳略

郭繼枚烈士傳略

石德寬烈士傳略

黃鶴鳴烈士傳略

革命先烈傳略集 目錄

李晚烈士傳略

李炳輝烈士傳略

陳文褒烈士傳略

饒國樑烈士傳略

李文甫烈士傳略

李德山烈士傳略

龐雄烈士傳略

李○南烈士傳略

林修明烈士傳略

李文楷烈士傳略

周增烈士傳略

羅坤烈士傳略

陳潮烈士傳略

杜鳳書烈士傳略

徐培添烈士傳略

徐進怡烈士傳略

徐廣滔烈士傳略

徐臨端烈士傳略

徐禮明烈士傳略

曾日全烈士傳略

革命先烈傳略集 目錄

江繼復烈士傳略

徐熠成烈士傳略

徐日培烈士傳略

徐容九烈士傳略

徐滿凌烈士傳略

徐茂燎烈士傳略

徐佩旒烈士傳略

徐廉輝烈士傳略

徐松根徐保生徐昭良徐應安四烈士傳略

黃忠炳王燦登胡應昇三烈士傳略

卓秋元烈士傳略

魏金龍陳清疇陳發炎羅乃琳林西惠五烈士傳略

韋統鈴韋統淮韋樹模韋榮初林盛初五烈士傳略

陳春烈士傳略

馬侶烈士傳略

秦炳周華游壽勞培張學齡五烈士傳略

徐國泰烈士傳略

華金元阮德三二烈士傳略

陳甫仁烈士傳略

嚴確廷烈士傳略

林冠慈烈士傳略

陳敬岳烈士傳略

編後的話

附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紀略

目錄 (完)

革命先烈傳略集

陸皓東烈士傳略

陸皓東，名中桂，廣東香山縣（即中山）翠亨鄉人。與本黨總理同井里，俱以憤滿政府之腐敗專制，陰圖革命，并加入興中會。後至滬，圖謀皆無所就，乃返粵；適遇總理，決定積極進行革命。乙未春，興中會開重要會議，決攻取廣州爲革命根據地，因會員不多，攻粵之事，仍由各會員認定任務，定乙未（即清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初十日舉事，時會員朱淇之兄陔生，知其弟列名於興中會，恐被牽累，竟用朱淇名義，將黨人舉動，密報緝捕委員李家焯，以期將功贖罪。及期，興中會運省槍械被搜獲，清吏遂令李家焯率兵至王家祠捕黨人。烈士被捕後，視死如歸，直認滅滿興漢；問官叱使跪，昂然不屈，及訊供，即慨然索紙筆，據膝而書，約三百餘言，有『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公羊既沒，九世含冤，異人歸楚，吾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等語，

慷慨激昂，大義炳然！問官以其不肯供同黨，加以「夾」「拶」「鞭扑」及「釘穿手足」「鑿齒」等非刑，死而復甦者數次，仍堅不肯供，且曰：『汝雖嚴刑加諸我身，但我肉痛心不痛，汝其奈我何！』至九月二十一日，與朱貴全，丘四同被難。時年二十九云。

楊衢雲烈士傳略

楊衢雲，名飛鴻，原名合吉，字肇春，衢雲其字，本籍福建海澄縣三都鄉人；寄籍廣東之香山縣，（即中山）生於清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幼從其父讀於鄉，年十四，入香港國家船廠，習機械，因失慎斷指，轉習英文，卒業後，任國家書院教授。爲人仁厚，急公好義，尤富愛國思想。甲申割安南後，即抱反清扶漢之志，嘗於粵中物色同志，人皆以狂目之！清光緒十六年，與同志謝讚秦等發起輔仁文社，至廿一年，與本黨總理合組興中會，設機關於香港士丹頓街十三號，立中國國民革命之始基！而楊則專駐港，任後方接應及籌措費用等事。未幾，進行攻取廣州，及廣州事敗，總理與楊俱被通

緝，楊遂南遊印度及非洲各地；至戊戌二月，始從南洋乘若浹丸至日本，助總理經營黨務，己亥冬返港。及翌年惠州事敗，又被緝；十一月二十日，粵吏買兇刺殺之於其結志街五十二號室內。總理聞耗，特在橫濱召集同志，開會追悼，并募捐以恤其遺族云。

史堅如烈士傳略

史堅如烈士，名文緯，其先籍江蘇溧陽，轉徙爲廣東番禺人。生七歲而孤，幼多病，極羸弱；而天性肫篤，沈潛聰穎，有大志。暇惟靜坐，性好瀏覽書史，講求經世之術，尤喜研究歐西政藝兵法輿地等學。甲午，我國敗於日，烈士與人論時局，輒憤形於色，立志欲爲世界第一等事業人物。嘗夜坐園中槐樹下，縱論一切，漏下不休，曉則騁轡平原，負槍獵禽以爲樂。戊戌政變，粵垣得耗後，烈士匆匆自外歸，告其兄曰：天下事敗矣！此老婦可殺也！因備述其事，相與嗟歎，遂決志革命；陰物色天下奇士，且每於儔輩中演說國民自立大義，及中國危急情形，以冀警動當時之人心。旋入格致書院，與同學主張革命流血救世者互相策勵。己亥，奉母徙澳門，後以日人高橋謙之介，晤陳少

白，入興中會，并赴日訪總理，指劃大計，經旬不厭。既而歸粵，欲售其產三四萬金，以爲革命之資；計不就！及惠州之役，我軍被困，烈士思解其厄，欲在廣州大舉，以期緩莫濟，不得不行暗殺，使其恐怖驚惶，自顧不暇，因就粵撫署旁，賃一宅，運入炸藥，親鑿地至撫署下，中實炸藥，透線於外，爇香其下，遂出西門；而久無動靜，因返覘之，再安線燃點。翌日小炸，總督德壽未傷，烈士又至炸處視察，翌日，擬赴港，中途被捕，九月十八日被害於廣州，時年二十。黨人李紀堂預使同志蔡堯於是夜三鼓密將遺骸草草殮葬，民國成立，追贈爲上將軍，元年爲建祠墳於廣州東郊，并豎石像。十三年建紀念碑於第一公園（即舊撫署）舊炸德壽處。胡漢民爲撰碑文云。

吳樾烈士傳略

吳烈士樾，字孟俠，安徽桐城人，少有救世志，及長，得讀革命排滿書籍，乃醉心民族主義，慕本黨總理之爲人，思欲進見，而未有路。癸卯，萬福華擊王之春於上海，烈士聞之，奮臂曰：對付賣國賊自當用暗殺手段，但製造賣國賊者爲滿清政府，擒賊

擒王，不可不殲厥渠魁，以警餘衆，王之春一小卒，無狙擊價值，如此大才小用，未免可惜！』未幾，清戶部侍郎宗族鐵良，以欽差南下，搜刮民財，急於星火，東南各省元氣大損，怨聲載道；有志士王漢，謀擊之於順德府，以無機可乘而自殺。烈士聞耗，益痛恨！慨然以後繼自任。適清廷派鎮國公載澤及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藉以掩飾中外耳目：烈士乃決心炸之。輾轉得從黨人學製造炸彈，配製炸藥方法，學成後，即束裝北上，臨行，告於其未婚妻，有願汝爲羅蘭夫人，及欲子他日與吾併立銅像之語。乙巳八月二十六日，清五大臣自北京赴天津，方自前門車站登車，烈士預偕山東人張榕，僞飾僕人裝，携炸彈登車，準備拋擲；當列車與機車拍合之際，車身後退，乘客傾倒，彈之撞針互相撞擊，遂自炸裂，烈士下體被炸，重傷，旋卒。

劉道一烈士傳略

劉烈士道一，湖南人，與其兄揆一留學日本，揆一於宏文書院畢業後，與黃克強（

粵）返國，開始作革命活動。以識會黨大龍頭馬福益之故，于馬被清吏戕害後，知其黨人欲復仇，乃力與聯絡，圖謀舉義。清光緒三十二年，長江一帶大飢，江西之南部，湖南東南部尤甚，地方官振濟不力，人民抱怨極深。會黨頭目李金其等，久欲起事，適烈士歸醴陵，唱革命，并與各地會黨聯絡。烈士方赴湘潭，黨人已於丙午十月十九二十兩日分在瀏陽各地起義；烈士聞訊，乃急赴長沙，有所計畫；不料爲撫標遊擊熊得壽所賣，清吏以毒刑訊供，烈士不屈，訊供不得，遂以其私章所鐫「鋤非」二字，引漢書「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之句定讞，被害於長沙瀏陽門口。總理挽之以詩云：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尙餘遺孽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風悲戰馬，神州落日泣哀鴻！幾時痛飲黃龍酒，橫攬江流一奠公。

徐錫麟烈士傳略

徐錫麟，字伯蓀，浙之會稽（卽今紹興縣）東浦人。少讀書，通大義，精數學，善製器具，曾手構星球儀，見者嘆爲莫及！後以諸生中副榜，旣而悔之，乃集資設書肆，納

交豪傑，旋至日本，觀博覽會，歸而有意於經世。在滬入會黨，并返籍運動紹屬會黨，交其豪酋，旁及金華諸府；又於府城設大通師範學校，招收綠林，暗以兵法訓練部勒之。繼念非握兵柄不足以舉大事，乃假鉅金，納資爲道員。設奇策以干張之洞，袁世凱，得資遣赴日，學陸軍，以體弱，不能入校，旋歸國，以重金運動，得安徽候補道，并覓清慶王及杭州將軍某荐函，以致皖撫恩銘；恩銘大器之，命會辦警察學堂，卽躬自督練，又密約海外同志，赴皖舉事，期爲五月二十八日。適警校學生亦擬於是日舉行畢業禮，遍邀皖大吏觀禮，恩銘嫌其遲，遂提前於二十六日舉行畢業禮。至日，恩銘以下皆至，烈士發命下鍵，手擊恩銘於堂，三槍皆中，其下羣起擊烈士，卒被擒，就義於按察司署，并被剖心，死事極慘云。

秋瑾女俠傳略

秋瑾，字璿卿，號競雄，別署鑑湖女俠，浙江山陰人。生平抗爽明決，讀書敏悟，爲文章警健如其人；尤好劍俠傳，慕朱家郭解爲人。美豐姿，嫻辭令，然與時多迂，故

自逃於酒，沉酣以還，往往拔劍砍地，意氣甚豪！庚子，在京師，覩變太息，以爲人生處世，當舒展抱負，匡濟艱危，焉能米鹽瑣屑終其身？！因於甲子夏東渡求學，入同盟會，併與同志重興『共愛會』，已爲之長；盛譽日隆！居東二歲，值取締留學生事起，毅然歸國，主講潯溪學校，旋在滬主持同盟會通訊機關，嘗與陳墨峯同造炸彈，彈藥爆炸，創甚，幾以此被捕；因無左證，得免。尋辦中國女報，以警醒閨閣荏弱爲目的，大事鼓吹，雖經費苛絀，而勇氣益厲。以母喪返浙，居於徐烈士錫麟手創之大通體育會，徐方在皖圖大舉，女俠亦往來江浙，部署其衆，得數千人，編爲光、復、漢、族、大、振、國、權八軍，以徐爲長，已副之，張恭等爲分統；并招選敢死隊三十二人，部署既定，皖事遽敗，乃密遣其衆他去，獨居大通以俟。郡人胡道南，以前與有忤，告密於知府貴福，遂被捕，被殺於紹興府城內軒亭口大街，臨刑無懼色，猶舉目四瞻，始俯首就義。時爲清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初五日，年三十三。夫湘鄉王氏，有子女各一。女俠殉難後七閱月，其友石門徐自華，桐城吳芝瑛兩女士，葬之於西湖西冷橋畔，同志之士，并立祠以祀云。

熊成基烈士傳略

熊成基，字味根，江蘇揚州人。夙慕岳武穆。史可法爲人，并抱革命之志。年二十，入南京將弁學堂，卒業後，任某營小隊長，日夜謀舉義，以戒備嚴，不能動。及移駐安慶，夤緣得炮營隊長，徐烈士錫麟事起，烈士慷慨激昂，擬繼其後；及出演說，炮步騎工及輜重兵多表同情；惟水師及巡防隊不應。及西后母子死，人心動搖，決舉義，遂變裝出營，與各營同志聚議於楊氏試館，即以手書下令動員，定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九時，各營同志依計動作。屆時：馬炮兩營同舉火，出兵會合，馳奪子彈庫，攻北門，因內應不起，外攻不利。至天明，江面兵艦又以炮射擊，相持至十小時，卒不支，其衆相約散去，以紀律森嚴之故，遠近居民，爭爲隱匿，及追騎至，無一被獲者。烈士則間關走日本，改名張建勛，學軍事，後返國，至哈爾濱，適載洵等赴歐洲視察海軍歸，道經哈埠，烈士謀刺之，事洩，被逮，遇害，年二十四。當審訊時，烈士歷述清廷四大罪，自書供詞，約千餘言云。

溫生才烈士傳略

溫生才烈士，字練生，廢東嘉應州（即今梅縣）之內村人。家貧，嘗爲小販，謀利以奉母；性穎慧，好學，肄業鎮平天主教堂數年，智識益增。年二十四，赴南洋訪兄，不遇，旋歸粵。至三十一歲，又赴台北，投機器廠習工藝。三十四歲，赴南洋霹靂高啡山，聞總理孫先生演說三民主義，亟思一見，見後遂以身許國。民國紀元前一年二月，由南洋返粵，效力革命；因其從弟有爲陸軍排長者，思藉以運動軍隊，嗣知清水師提督李準擁兵狡獪，黨人屢舉義，皆爲所破獲，思先除之。適辛亥三月初十日，飛機師馮如在燕塘試機，粵大吏悉往參觀，烈士乃懷槍伺於東門外諮議局茶館，日將暮，見有呵道來者，前後夾以武裝侍衛，勢甚壯，意爲李準，俟轎至，突前擊之，侍衛驚散，遂連發三槍，從容而去。旋被捕，始知所斃者爲將軍孚琦。被捕後，粵督張鳴岐集羣僚親訊，問：何故暗殺？曰：『係明殺！』問：何故明殺？曰：『滿清無道，日召外侮，皆此輩狗官爲厲之階，殺一孚琦雖無濟於事，然以此爲天下先，而寒賊膽耳！此舉純爲救種族

，非與彼有怨。」問：受何人指使？則指張瞋目厲聲曰：「是汝教我者！」諸官聞語失色，張懼其信口指攀，釀巨禍，遂輟訊，至十七日，被害於前刺孚琦處。年四十有二。

方聲洞烈士傳略

方聲洞，字子明，福建侯官人。魁秀抗爽，簡樸任勞。至日本，初學陸軍，後習醫。入同盟會，任福建支部長，自兄及嫂姊夫人，舉族赴義。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公曆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撲攻督署，轉戰出大南門，至雙門底，與清兵劇戰，所殺獨多，卒死亂槍中，年二十有六。

林覺民烈士傳略

林覺民，字意洞，號抖飛，福建閩縣人。曠達倜儻，孝友慈愛。留日慶應大學，學文哲之學，兼嫻英德文。廣州事起，率閩人米會，與黃興運籌甚力，立志以一死動同胞。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馳攻督署，出遇防營，受創被獲，鞠訊時，援筆作供辭，意氣慷慨，賊爲心折，加殊禮。烈士且就堂上演說革命，繫數日，遇

害，年二十五。

林尹民烈士傳略

林尹民，字靖菴，福建閩縣人。林烈士覺民之族弟。性孝友，侗儻有大志，有神力而長武術。赴日學軍事，嘗以光復神州爲己任。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君與友挈軍械六箱相從，事發，即偕同志馳攻督署，摧虜衆如拉朽，飛彈中腦死。時年二十五。

林文烈士傳略

林文，字廣塵，初名時埭，福建侯官人。世家子，性豪邁，工詩文。以姊命渡日，攻法學甚精，極爲同盟會同志所器重，鄉人多兄事之。始與編民報事，及廣州事起，深以不能與鄉人同死爲士林之恥。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烈士主戰最力，挾號筒利器與黃興當先進，殺巡警，撲督署衛隊，爲敵彈中腦卒，時年二十五。

羅仲霍烈士傳略

羅仲霍，名堅，別字則君，廣東惠陽人。性聰穎，喜習古文。家素貧，子身走南洋，掌教職，及任報館編輯，歷遊各埠，演說革命，如是者凡數年。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返香港，參與廣州發難事，妻挈子來訪，不顧也。三月二十九日攻督署，傷左足，誤入旗人街被縛，罵賊不屈死，年三十歲。

饒輔廷烈士傳略

饒輔廷，名可權，一字競夫，廣東嘉應州（即今梅縣）人。誠篤果毅，少失怙恃，讀書能自悟新理。卒業上海中國公學後，歸里任教師，與人言光復漢族事，意態激昂。廣州密謀起，與其妻溫慧玉女士同居謝恩里機關，以掩護同志。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機關破，被捕，受慘刑，不屈，四月初八日遇害，時年三十一。

喻培倫烈士傳略

喻培倫，字雲紀，四川省內江縣人。年二十六。東渡日本，入千葉醫校習醫，聞本黨總理革命之說而喜之，遂加入同盟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烈士參加，與敵抗

戰甚勇，以衆寡不敵，卒被執，遇害。

馮超驥烈士傳略

馮超驥，初名敬，字雨蒼，福建侯官縣人。仁孝方正，以出將門，兼長文武。幼入邑庠，感時嫉俗，絕意仕進。初入南洋水師學校，後至長門習砲術，與陳更新同應試，皆獲前茅，後擢軍校，然非其志也。庚戌廣州新軍之役，烈士與焉；泣別病父及妻，慷慨以赴。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攻督署之役，極奮勇，戰至東轅門，被創十餘，猶挺刀力戰，一彈穿面，遂卒。時年三十二。

陳可鈞烈士傳略

陳可鈞，字希吾，福建侯官縣人。慈愛明敏，閒雅沉重。早喪父母，依姊以居。後東渡入日本正則學校，研英德文。平居以推翻滿虜爲職志。廣州密謀起，卽離東返港，勉同志效死。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攻督署之役，曾陷重圍中，身被多創，血殷衣衿，猶死戰不却。被擒後，慷慨罵賊，於四月初一日遇害，時年二十四。

陳更新烈士傳略

陳更新，字鑄三，福建侯官人。早孤，境至苦。性穎慧，長武術。留日本習體育軍事，歸而澹泊自守。聞廣州事，欣然就道。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奮勇攻督署，手殪管帶金振邦。烈士被創，沐血隻身應戰，與敵相持三晝夜，當者立靡，殺敵最多，敵環之數匝，力盡，見獲，從容就義，時年二十二歲。

宋玉琳烈士傳略

宋玉琳，字健侯，安徽懷遠人，世家子。俊爽廉介，善屬文。始入營幕爲書記，戊申安慶之役，偕范傳甲，與熊成基舉事。廣州事起，與饒輔廷同治餉糈，本可自免，卒不去。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加入黃興部，攻督署，出至華甯里，力盡被逮，鞠訊時，言詞慷慨，賊爲動容，遂及於難，時年三十二。

劉元棟烈士傳略

劉元棟，名鍾羣，福建閩縣人。偉岸多力，灑脫任俠，交遊極廣，豪客多出其門。

時有割閩媚日議，君召集所部，涕泣陳辭，謀獨立，未成。廣州密謀起，君率死士赴義，故閩人死難者獨多。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君隨攻督署，吼怒猛撲，敵爲辟易。戰方酣，額忽被槍，遽仆。時年二十七。

劉鋒烈士傳略

劉鋒，字肩宇，一名六符，福建連江人。少有大志，稍長欲習陸軍，以家貧不得入；於是得錢卽沽飲，醉則痛斥時政，見者輒以狂人目之，先入法政學堂，繼肄業講武堂，未幾停辦，復歸法政學堂。既畢業，入新軍充砲兵。終日勤勞，怡然忘苦。辛亥春，馬躡傷臂，因退伍就醫。庚戌聞廣州將大舉，不待創愈卽就道。三月二十九日攻督署之役，奮鬥極猛，卒被逮，越三日遇害。時年二十五。

程良烈士傳略

程良，安徽懷遠人。通達文史，膂力過人。陸軍小學畢業後，任軍官，嘗與熊成基安慶舉義事。庚戌廣州新軍之役，隨宋玉琳司傳遞。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

九日之役，則自小東營攻督署，轉戰至華甯里，與敵相持至日暮；出入重圍，血殷襟袖；彈盡被逮。清吏嚴鞫，不之答；惟大罵，時目爲啞黨人。旋遇害，年二十八。

陳與燦烈士傳略

陳與燦，字瘡心，福建閩縣人。少負氣節，嫻辭令，著述甚富，常稱人中痛論國事，每痛哭皆裂。弱冠渡日，入早稻田，習法律甚精。常畜志謀暗殺。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焚稿售器物來會。同志以其體弱，阻之，不聽；因同擊督署。比出，飛彈中左目，蹣而復起者再。力盡被獲，不屈死。時年二十四。

余東雄烈士傳略

余東雄，廣東南海人。娟秀寡言，天姿聰穎。幼居吡叻，父爲巨商，少失怙，初入中學，年十五，卽入同盟會，謀暗殺，以不諳國情，未果，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廣州事起，與郭繼枚秘密返國，在省作書告母，詭言往上海。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與羅仲霍等攻督署，手斃衛隊多人，反身出戰於轅門，殉焉。時年方十八。

郭繼枚烈士傳略

郭繼枚，廣東增城人。生長於南洋吡叻，性聰穎，通中英文字。慕革命學說，加入同盟會。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奉命攻督署，及出，行抵大南門，彈絕被害。時年方十九。

石德寬烈士傳略

石德寬，字景吾，又字敬五，後易名經武，安徽壽縣人。英俊沈毅，少通小學，能文。初學陸軍，後遊東瀛，學警監。入同盟會後，即與熊成基在皖發難事。廣州密謀起義，又從宋玉琳等江淮子弟九十七人來會。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難作，烈士留守二牌樓機關，憑牆升屋，與敵抗戰，力竭死。時年二十六。

黃鶴鳴烈士傳略

黃鶴鳴。廣東南海人。家貧，幼習機器工：長赴星加坡，以工餬口。嗣以受激刺，乃參加革命。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任造炸彈及輸運，後與

同志攻督署，戰死於督署大堂。

李晚烈士傳略

李晚，字晚君，廣東雲浮人。初業農，後僑寓南洋。性峭宜，有大志。入黨後，矢志實行，設機關，延納同志。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烈士亦與衆攻督署，力戰死之。時年三十八。

李炳輝烈士傳略

李炳輝，又名祖奎，廣東高要縣人。敦厚有孝行。初往南洋，學於霹靂及麻六甲等教會學校，爲耶教徒，從事傳道，有能名。時懷救國志，聞羅仲霍之演說，大受感動，遂入同盟會，致力革命宣傳，華僑響應甚衆。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黃花崗之役，烈士隨黃興攻督署，力戰死之。時年二十餘。

陳文褒烈士傳略

陳文褒，廣東大埔人。放縱不羈，而實誠篤。初業商。嘗毀里巷偶像，革除陋習。

後在美洲，加入同盟會。會面斥清慰問吏楊士琦，闔坐皆驚，楊宵遁。紀元前一年（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廣州之役，君任城外事，及事起，以彈未至，不能舉。乃急馳入，與攻督署；戰敗，遂及於難。時年三十許。

饒國樑烈士傳略

饒國樑，字少峯。四川省大足縣人。年二十三。四川陸軍速成學校畢業。後入同盟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烈士任攻擊偽督署，極勇猛，旋轉戰至大北門被執，遂就義。

李文甫烈士傳略

烈士原名熾，文甫其字，廣東東莞人。通文翰，曾任香港中國日報總理，習聞革命之說，加入同盟會後，更努力於革命之宣傳。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烈士任撲攻偽督署之責，酣戰傷足，至北較場被執。就義。

李德山烈士傳略

李德山，亦字澤一，廣西省羅城縣人，任俠有爲，曾爲龍岸民團管帶，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任攻僞督署，轉戰至次日，在小北門高陽里一米店後，受傷被執，遂就義。

龐雄烈士傳略

龐雄，字甦漢，廣東省吳川縣人。年二十一，加入同盟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任攻僞督署，轉戰至次日，始被執，旋就義。

李○南烈士傳略

烈士原名羣，字○南，廣東省開平縣人。經商南洋，醉心革命。加盟後，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任攻僞督署，在二門中彈。三十日於觀音山脚六十四號機關內被執，旋就義。

林修明烈士傳略

林烈士修明，字然昭，廣東省焦嶺縣人。爲學校教員。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任

攻偽督署，中彈死。

李文楷烈士傳略

烈士原名芬，字文楷，廣東省清遠縣人。少時赴新加坡傭工，後在星洲晨報館爲印刷工人。年二十五，加入同盟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烈士亦與焉，與清軍巷戰死。

周增烈士傳略

周增，字能益，廣東省嘉應州人（卽今梅縣）。年二十，加入同盟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烈士守三眼井機關，是日，機關被破，烈士與敵抗戰，旋被執，就義。

羅坤烈士傳略

羅烈士名坤，廣東省南海縣人。年二十八，加入同盟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烈士任攻偽督署，戰極猛，被執，就義。

陳潮烈士傳略

陳烈士，名潮，廣東省海豐縣人。向業農。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烈士在始平書院機關內被清兵圍搜，擲彈擊敵，被炸死。

杜鳳書烈士傳略

杜鳳書，字鈺興，廣東省南海縣人。初在南洋爲機器工人，慕革命之風，年二十四，入同盟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烈士任攻僞督署，戰死督署大堂。

徐培添烈士傳略

徐烈士，名培添，廣東省花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烈士任攻僞督署，後轉戰至小北門高陽里一米店，以衆寡不敵，死於店內。

徐進怡烈士傳略

徐烈士進怡，字德熙，廣東省花縣人。向業農，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烈士任攻僞督署，戰死督署二堂。年三十四歲。

徐廣滔烈士傳略

徐烈士名廣滔，廣東省花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任攻偽督署，戰死督署二堂。

徐臨端烈士傳略

徐烈士，名臨端，廣東省花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任攻偽督署，戰死於督署甬道。

徐禮明烈士傳略

徐烈士，名禮明，廣東省花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任攻偽督署，戰死於督署階前。

曾日全烈士傳略

曾烈士，名日全，廣東省花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任攻偽督署，戰死於督署照壁外。

江繼復烈士傳略

江烈士，名繼復，廣東省花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任攻僞督署，後復轉戰至蓮塘街，衆寡不敵，旋陣亡。

徐熠成烈士傳略

徐烈士，名熠成，廣東省花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任攻僞督署，後轉戰至小北門高陽里源盛米店，與徐日培烈士等拒敵陣亡，時爲三月三十日。

徐日培烈士傳略

徐烈士，名日培，廣東省花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與其鄉人徐烈士熠成等，任攻僞督署，後轉戰至小北門高陽里源盛米店，以米包作掩護，與敵苦戰，卒以衆寡不敵，與徐烈士熠成同陣亡。

徐容九烈士傳略

徐烈士，名容九，廣東省花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任攻僞督署，轉戰至小北門高陽里等處，身受重創，輾轉至家，而歿。

徐滿凌烈士傳略

徐烈士，名滿凌，廣東省花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任攻偽督署，轉戰至小北門高陽里，中彈，被執，旋就義。

徐茂燎烈士傳略

徐烈士，名茂燎，廣東省花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任攻偽督署，轉戰至二牌樓莘慶里，身中數彈，當時陣亡。

徐佩旒烈士傳略

徐烈士，名佩旒，廣東省花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任攻偽督署，後轉戰至二牌樓等處，身受重傷，扶傷至高塘車站，被執，旋就義。

徐廉輝烈士傳略

徐烈士，名廉輝，廣東省花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隨衆轉戰甚勇，後在高塘車站被執，就義。

徐松根徐保生徐昭良徐應安四烈士傳略

松根，保生，昭良，應安四烈士，均姓徐，廣東省花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與其鄉人徐廉輝烈士，同在高塘車站被執，旋俱就義。

黃忠炳王燦登胡應昇三烈士傳略

黃烈士忠炳，王烈士燦登，胡烈士應昇，均福建省連江縣人。黃王二烈士俱嫻技擊，以好身手見稱。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三烈士俱任攻僞督署，至翌晨，始先後被執，旋就義。

卓秋元烈士傳略

卓烈士，名秋元，福建省連江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任攻僞督署，後復轉攻軍械局，一彈中腦，即陣亡，時年三十。

魏金龍陳清疇陳發炎羅乃琳林西惠五烈士傳略

魏烈士金龍，陳烈士清疇，陳烈士發炎，羅烈士乃琳，林烈士西惠，均福建省連江

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均任攻僞督署，後巷戰陣亡，兩陳烈士亡年均三十一，林烈士二十七，羅烈士三十二，羅又字萬霖云。

章統鈴章統淮章樹樸章榮初林盛初五烈士傳略

統鈴烈士，字香泉，統淮烈士，字義廷，兄弟也。樹樸烈士，字煥初，與榮初烈士爲兄弟。俱姓章氏。林烈士，名盛初，均廣西省平南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五烈士皆任攻僞督署。四章烈士戰死。林烈士於攻督署後，轉戰小北門，又與馬巡劇戰，彈盡，被執，遂遇害。

陳春烈士傳略

陳烈士，名春，廣東省南海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任攻僞督署，肩中一彈，不能持槍，至四月初五，在觀音山下工人館內被執，旋就義。

馬侶烈士傳略

馬烈士，名侶，廣東省番禺縣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任攻僞督署，後又轉戰

至小北門小石街，中彈。陣亡。

秦炳周華游壽勞培張學齡五烈士傳略

秦烈士，名炳，四川省廣安縣人。周烈士，名華，游烈士，名壽，均廣東省南海縣人。勞烈士，名培，廣東省開平縣人。張烈士名學齡，廣東興甯縣人。皆參加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其死事情形，無可考云。

編者按：自方烈士聲洞至張烈士學齡，共七十有二人，均列名黃花崗烈士墓碑上，此外尚有參加是役，戰死就義，而未經審查列名碑上者，計徐國泰烈士等五人，茲併將其事略列左：

徐國泰烈士傳略

徐烈士，名國泰，字晒西，江蘇省邳縣人。原任新軍軍官。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與衆攻僞督署，後轉戰至雙門底，受重傷，被執，旋就義。時年二十二。

華金元阮德三二烈士傳略

華烈士，名金元，阮烈士，名德三，年籍均無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隨衆轉戰至雙門底，中彈，陣亡。

陳甫仁烈士傳略

陳烈士，名甫仁，廣東省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烈士事先擔任運械，至澳頭，被執，囚於牢中，同黨人二十九日舉義，在獄中大呼『同胞』！『同胞』！全獄騷動，遂被殺。

嚴確廷烈士傳略

嚴烈士，名確廷，廣東惠州人。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烈士事先担任運械，在澳頭被執，旋就義。

林冠慈烈士傳略

林烈士冠慈，廣東順德人。少業農，嘗見催科吏凌辱其鄉人，憤甚，欲殺之！私懷利刃，伺其再至。其爲人率類此！後知有同盟會，遂走香港，求之，無法自迪，旋得高

劍父介，入劉思復之暗殺團。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敗後，黨人咸欲手刃張鳴岐及李準，而李狡狠，尤多方羅獲黨人。烈士至是更不可忍，適暗殺團開會，以掣簽定實行暗殺李準與輔助之負責人，烈士得『實行』簽，乃飾西人廚工，藏彈於櫥，以入廣州，至閏六月十九日午，李準自水師公所進城，及大南門，烈士伺於雙門底一衣店前，李轎至，擲彈擊之，傷李腰，死衛隊多人，烈士亦中彈死，雜於其衛隊中，當時無知爲刺客者。

陳敬岳烈士傳略

陳烈士敬岳，字接祥，廣東嘉應州（即今梅縣）人。幼讀書，嘗以大學『在止於至善』句請益於師，師大窘。事親孝。年卅七，始作海外遊。遍歷南洋各島，設帳課徒，日以救國爲諸生訓。嗣入同盟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黨人失敗後，烈士誓欲爲復仇，以李準險狠，決先殺之，遂返粵；時陳爛明正設暗殺機關，得烈士，大喜，與籌一切。及知林烈士冠慈亦有是舉，因通力合作，林任老城內，自任老城外，至閏六月十九日午

，知李準由水師公所入城，即持彈出，李轎已過，乃追至大南門，而林烈士已炸李，道途戒嚴，烈士時已截髮，手持彈，又沉重，警察疑之，因被捕，至九月十七日，爲清吏李世桂殺害，距廣州光復僅二日云。

編後的話

三月二十九日的革命先烈紀念日，是十九年七月十日日本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百次常務會議決定的。本來三月二十九這天，便是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起事的日子，因爲這一役死了七十二位烈士，叢葬黃花崗，後來便以每年三月二十九日爲黃花節，專紀念七十二烈士。去年中央常會改定是日爲革命先烈紀念日，所有在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以前，上溯至第一次廣州起義（民國紀元前十七年）失敗殉難的諸烈士，都在這一天來紀念伊們。可說這一個紀念日是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一個最重要的紀念日——中華民國的成立，和中國國民黨有今天的發榮光大，原始要終，都不能不歸功於由廣州第一次起義起至黃花崗止死難諸先烈的爲國爲黨的流血和犧牲。

我們今天紀念革命的先烈，第一要知道先烈們爲國犧牲的事略，第二要知道伊們生平的言行和革命奮鬥的精神，所以我們把自陸皓東烈士起至嚴確廷烈士止八十三人列入，而以與黃花崗一役有直接關係的林冠慈陳敬岳二烈士系於後，編爲是書，以供獻於我們的同胞和同志，用備參考。

最後，我們以十二萬分的嚴肅虔敬的態度，向諸位先烈致其悲壯的革命的最敬禮！

編者。二〇，三，二十九。

附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紀略

一 計劃之決定

總理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志傾覆清廷，創造民國，是爲中國革命之肇始。甲子中日戰爭事起，與中會於焉成立，翌年遂有廣州之役；庚子八國聯軍入京，再舉事於惠州，事雖不成，而自此革命風潮，瀰漫全國，因而有潮州黃崗之役，乙未惠州之役，

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欽廉上思河口之役，庚戌廣州新軍之役，數年之間，舉事凡九次，要皆貫徹革命方略之主張，而蘄求革命主義之實現。

當庚戌廣州新軍之敗，總理在美之三藩市，聞耗，乃取道檀香山經日本而至庇能，（即檳榔嶼）約趙伯先，黃興，胡漢民等來會，以商捲土重來之計劃；惟各人以新敗之餘，破壞最精銳之機關，失却最便利之地盤，加以新軍同志亡命南來者，實繁有徒，招待安插，爲力已窮，食住行動之資，時虞不繼，舉目前途，衆有憂色，詢及將來計劃，莫不唏噓太息。總理乃慰之曰：『一敗何足餒，吾曩之失敗，幾爲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則已甚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以後，只慮吾人之無計劃，無勇氣耳，如果衆志不衰，財用一層，吾當設法。』趙伯先乃謂：『如欲再舉，必當遣人攜數千元回國接濟同志，免彼散去；然後再圖集合，再設機關，以謀進行。吾等亦當繼續回香港，與各方接洽，如是則日內須川資五千元，如事再有可爲，則非十萬元不可。』總理乃召集當地華僑同志會議，畧以大義，一夕之間，釀資

八千餘元，並分派同志至各地捐集。此次大舉，決定在廣州爆發，以新軍爲主幹；但鑒於從前運動軍隊或民軍之難於發難，乃決定擇同志五百人爲先鋒，任發難責，以領導軍隊及民軍，蓋傾全黨人力與財力以赴之。廣州一得，以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伯先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計劃已定，總理本擬遍遊南洋各屬，乃爲當地政府所不許，不得不遠渡歐美，所到之地，勸華僑捐資以助革命，人多樂從，計此役集各方所捐之款，共十八萬七千餘元。

二 機關之設立

此次舉義，實傾全黨的人力財力而來，舉義雖在廣州，計劃及於長江各省。庇能會議之後，趙伯先即回香港，保存新軍舉義時之機關，旋黃興與胡漢民等相繼回來，各省同志到者亦甚多，乃組織統籌部，分職任事，舉黃興統籌部長，趙伯先爲副，內分秘書，出納，儲籌，調度，交通，編制，調查，總務，等八課，其中交通一課，專爲聯絡江浙皖湘桂閩滇各路交通而設，蓋其時於長江各省均設有機關，以資聯絡。

統籌部成立之後，在廣州方面自不能不有機關之設立，惟在廣州不如香港之易，因租屋必須有鋪保及眷屬，於是先設二米店，以爲租屋擔保之用，同時即以米包藏軍械以爲運械之資。至於眷屬則除有姊妹妻女者外，則以女同志僞飾，以掩人耳目。然機關多，女同志少，則一女同志常往來數處。多爲嫁娶等事，以便借肩禮物而轉運軍械。如是在廣州共設機關二三十處。

三 暗殺之進行

當時廣東大吏，兩廣總督張鳴岐，狡譎而實力不屬，駐防將軍孚琦，庸劣而無能，惟水師提督李準梟鷲而狡詐，屢破黨人之謀，黨人死於其手者，實繁有徒。故僉謂欲謀大舉，必先殺李準，適黨人溫生才自南洋歸，恨李準多害黨人，誓必殺之，絕不謀諸同志，值清吏往郊外視演飛機，溫生才乃俟之於東門外之茶館，日將暮，見有呵道而來，前後夾以軍隊氣甚盛，意爲李準，伺轎至突出手槍擊之，砰然一聲，轎中人應聲而倒，前後軍隊鳥獸散，察之始知死者爲孚琦而非李準。溫生才既殺孚琦之後，從容不迫，緩

緩而行，遂被逮捕，不數日斬於諮議局前，即前刺孚琦之處。自此而後，清吏雖益注意於防範黨人之進行，而益足以褫清吏之魄而奪其魂矣。

四 隊伍之準備

吾黨革命，初多注意民衆，進而防營，進而新軍，而悉皆準備未妥，收效未著。此役特設調度課以專司軍隊之聯絡，而尤注意於新軍之運動。——原新軍之有革命思想，由來已久，紀元前六年，岑春煊爲兩廣總督，忽將陸軍中學改爲速成學校，學生大譁，謂岑居心反覆，當籌對抗，時姚雨平肄業學校中，藉是而進以革命詞說，衆甚踴之。未幾姚等因倡革命被革退，乃與朱執信等暗集廣州，聯絡進行，因將陸軍速成學校，虎門講武堂，學兵營中之革命分子，聯成一氣。其後畢業於速成學校及講武堂者，充當防營官長，畢業於學兵營者，充當新軍頭目。自是防營與新軍之中，遂滿佈革命種子。庚戌舉義失敗，散傷不少。此次大舉，旣以新軍爲主力，乃計劃分三步運動，第一步檢閱舊有同盟會分子，分別授以任務，而調查運動開始，第二步調查官兵中之具有革命思想者

，令其加入同盟會；第三步將兵目較好者亦令其入同盟會。其時有新軍排長李濟民運動尤力，往往於授課時借題發揮革命，察班中士兵態度呈激昂時，即出囊中盟單分發全班，若發講義，使之加盟入黨；有時藉野操之名，帶兵士至白雲山頂圍坐講演革命，以是其班中兵士，無一不加盟，其同標之加盟者，亦為全軍冠，蓋李之力也。

防營之運動，初亦注意於首領，繼後漸及下級幹部而至於士兵，其法即與營中會黨相聯絡。庚戌舉義之役，營中發現會黨票，李準欲窮治，一搜營中，有票者十之七八，乃大懼而寢其事。而防營之革命思潮，益為增進。

至民軍之運動，主其事者為朱執信，時民軍首領有李福林等十數人，借械鬥為名，集於附城鄉間，以期一鼓而集省城。

其餘警察海軍均注意計劃，至選鋒則由各地同志任之，以為發難之領導。

五 軍械之購運及製造

此次舉事，在港時設一實行部，專事製造炸彈，及發難期近，則移設於廣州，復在

鄉間製煉白刃數百運省備用。至槍械之購買，來自日本者黎仲實司之，駁壳，五響手槍，炸藥等爲多；來自安南者何呂俠，黃煥司之，駁壳，曲尺爲多；來自暹羅者胡毅司之，來自香港者陳子岳，李紀堂司之。至運入廣州方法，或則裝入頭髮箱內，或夾帶各種用具中，或夾裝於顏料罐及皮夾中，更有飾婚嫁送禮，而裝入禮物箱中，其時清吏防範本極嚴，隨地搜查，而黨人之運械派械者，即在此緊張期中爭先赴命，恰與軍警搜巡之汲汲遑遑相等。其一種爲主義而革命之熱烈精神，誠不知利害死生爲何事也。

六 發難日期之決定

自香港統籌部成立之後，即分頭進行，初議三月十五日發難，嗣以款項槍械尙未齊到；加以溫生才刺孚琦之事發生，清吏戒備特甚，按戶查詰，所租旗界預備放火之屋，被迫遷出者已有四處。旋聞新軍有二標於四月初退伍之確訊，則又至遲不能過三月底。於是決於二十九日發難。至二十七日聞新軍槍枝被收，諸人相顧失色，有主張改期者，黃興大憤，慷慨言曰：『今日之事，無論如何，吾必行進攻，蓋有三義：一則前次革命

軍屢敗，今復以全力來，自必冒險進行，若心存畏葸，實無面久竊廣東；二則此次冒險運械，所費不貲，一散而再運，且各部用款，已十餘萬，若無端解散，人將疑其誑騙，是絕吾黨將來籌款之路也；三則軍人性質，有進無退，勝敗非所計，既奉總部命令來粵進攻，今不戰而退，如軍令何？，如鄉國訕笑何？吾志決矣，吾獨拚一死以殺李準，以謝海外同志，各部可速行解散，免罹於禍，一面保全所有之槍械，留爲後用可耳。』時各人意見不一，正商榷間，喻培倫，林時埭自外入，謂警吏將檢查戶口，不特不能改期，且須速發，黃以喻林等同具決心，乃決集三四十人攻督署，以殺張鳴歧。姚雨平又報告謂由順德調回之巡防營運動已熟，遂決定三月廿九日舉事。當即密電港總部云：『母病稍痊，須購通草來』蓋即令黨員悉來之隱語。時在港尙有三百餘人，槍二百餘枝，因一次不能齊來，於是一面動員候輪，一面派譚人鳳等向省部陳述請緩一日，而當譚等抵省述港中同志請緩一日之意見時，黃興已束裝待發矣。一場驚天動地之革命偉業，遂於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轟然爆發！

七 出發與決戰

發難日期既已決定，黃興乃電港促黨員來廣州，惟以各部未能如計劃辦妥，且發難日期之更改，黨員退出廣州者甚多，乃將前所決定十路進攻之計劃改爲四路進攻：黃興率四川福建花縣華僑同志爲一路，攻兩廣總督署；姚雨平率選鋒數十人爲一路攻小北門佔飛來廟，並迎防營及新軍進城；陳炯明率東江方面之黨員爲一路，攻巡警教練所；胡毅率東莞黨員百餘人爲一路，守大南門。布置既定，即預派象牙印黑鐵夜光錶於選鋒隊，以爲信守及準時之用，以白巾纏臂爲誌，吹螺角爲號。下午五時三十分，黃興率所部由小東營出發，一時嗚嗚聲動，風起雲湧，直撲而前，途遇警察，皆槍殺之。疾引入督署，見衛隊即曰：『我輩爲中國人吐氣，汝等亦中國人，若贊成請舉手。』衛隊不悟，革命軍槍彈並發，號角大鳴，殺其管帶，餘兵皆逃，直入內進，與朱執信，林時埭，李文甫，嚴驥等遍行搜索，無一要人；蓋張鳴歧聞警已越壁而逃。黃等乃置火種於床上而出，其時死於署內之同志已有數人，及出至東轅門，遇李準調大隊來，與之戰。林時埭

向聞趙伯先言，李部下有吾黨同志，因突前招之曰：「我等皆漢人，當同心協力，共除異族，恢復漢疆，不宜自相殘殺。」聲未畢，彈中腦，立仆。至是又死同志數人。時黃興就所部分爲三路，以一路出小北門擬與新軍接應，以一路往攻督練公所，自率方聲洞，朱執信等出大南門，擬與防營接應；黃與方行最先，遇防營數百於雙門底，見其無相應之臂號。且舉槍相向：方乃發槍，斃其哨官。黃興且戰且進，四顧所部不見一人，乃以肩撞破一洋貨店門板，入之，從內出兩手槍，左右射擊，中防營七八人，防營退却，至夜深始脫險至河南。

喻培倫攻督練公所，遇防勇撓路，以一人當先，拋擲炸彈，防勇披靡，鳥獸散，烈士逐之，倏擲一彈，過近，碎身而死。（一說謂被執）方聲洞自督署衝出後，馳攻督練公所，至雙門底，與黃興散失，身被創，忍不顧，怒眦欲裂，戰益力，而敵益多，四面環攻，孤身被圍，略無懼色，猶揮彈突擊，血流遍體，彈盡而亡。林逸民身被數十槍，鮮血淋漓，徧體爲赤，而氣益奮，戰益疾，吼聲如雷，敵皆驚潰，卒以飛彈中腦，血流如

注，遂仆，馮超驥受槍，血傾溢，左彈右槍，力戰，忽然面受一槍，仆地。劉元棟鏖戰方酣，額忽被創，遽仆，血漬面目，幾不可辨識，呼其名，則仰之，立其旁者，適係其塾友，見狀大痛，乃昇置之路側，君猶示以拇指，揮之去，意促其往圖大事，勿吾念也，移時而絕。其餘陳文寢，林修明，李炳輝，李文楷，李晚，郭繼梅，余東雄，陳潮，黃鶴鳴，徐培添，徐進怡，江繼復等，均力戰而亡。參與黃攻督署，後派赴小北門接應新軍之一路，未幾見敵分頭來，亦即分頭抗拒，後退入一米店，屯米囊作壘，與敵死拒，支持一日夜。張鳴歧下令燒街，乃越垣而出，是役死傷數人，餘逃，旋亦被捕。

當起義之初，原定四路進攻，並由防營新軍等接應，孰意胡毅所部。因廿七日有改期之議，遂遣之退，及見火起，再集往助，而城門已閉，不得入。陳爛明始任攻巡警教練所，旋請于衆以全力守南門，後則並南門而未守。姚雨平因領槍械子彈往來誤會，赤手空拳，只能束手作壁上觀。至各地民軍，只有順德方面者於三十日舉事影應，旋被海軍發砲轟擊，不敵而散。至此一場驚天動地之偉舉，只有黃輿所部百餘健兒，橫衝直撞

，與督署烈焰融融相應而已。

八 烈士被執之不屈

烈士宋玉琳被逮訊供時，歷述黃興主張即時進攻理由，言詞慷慨，問官及觀審者，無不動容，卒被殺。饒國梁訊問口供，述與黃興談革命宗旨，慷慨激昂，從容就義。林覺民訊於水提署內，侃侃而談，綜論時事，羣賊心折，爲開鐐扣，延坐堂上，假以筆墨，縱筆一揮，立書兩紙，於是又在堂上演說，至時局悲觀處，捶胸頓足，且勸賊洗心革面，獻身爲國，革除暴政，建立共和等語，繫數日，勺飲不入口，棄市之時，面不改色，俯仰自若，引領就戮。李德山臨刑，監斬吏有惜其輕生之語，則厲聲罵曰：『大丈夫爲國捐軀，分內事也，我豈不能致富貴者，特不如爾輩認賊作父，不知羞恥耳！』，慨慷就義，了無怖色。羅仲霍將就刑，猶在南海縣署演說革命宗旨，激昂慷慨，視死如歸，虜吏爲之動容。龐雄訊供爲革命黨書記，清吏詰同黨多少人，何人約汝舉事，烈士曰：『國中盡人皆是，我之革命，由心之所信而已，心信則爲之，徐錫麟溫生才是也，無

所謂約與不約，何謂盡人皆是？卽如張鳴歧李準及汝等，不過爲利祿所迷，甘作滿清奴隸，設使境遇如我，能保不爲革命黨乎？」對答如流，言笑自若，清吏訊詞已窮，以其年貌英偉，爲之嘆惜，烈士笑曰「得自行天職，以救同胞，若夫成敗則天也，誰無死，何惜之有！」從容就義。陳可鈞被獲時，清吏譏其白面書生何苦爲逆以自殘，君勃然大怒，厲聲叱之曰：「爾以此舉爲壯士辱耶，事之不成天也，然已可喚醒同胞，繼至而起，爾等利祿薰心，血液已冷，甯足知此！」清吏見其倔強，不敢復問，赴市時，言笑自若，引領就刃而死。饒輔廷被研訊數次，施以慘刑，堅不吐實，且責清吏以大義，遂於四月八日就義。陳更新之被獲，官吏見爲美少年，謂之曰：「子齒尙穉，何故倡亂自罹殺身之禍也？」陳厲聲曰：「吾起義所以喚醒同胞迷夢，何謂倡亂？殺身成仁，古聖明訓，爾輩鼠耳，甯知大義，身旣見獲，其速死吾。」於是乃赴市死，觀者咸爲垂涕。程良被逮之後，李準嚴刑訊鞠，良大罵曰：「吾與滿奴無可言者。」問其事，良不答，問其姓氏里居，亦不答，當日所謂啞黨人之就義者，卽良也。李雁南問官訊其顛末，李慷

慨直陳其生平宗旨，因嘆曰：『恨吾身被二創不復能戰，雖然，自今以往，不數年，中國必亡國，百年必滅種，雖生何益。』問官反駁，李曰：『此輩盡甘爲奴隸之言，詎足撓吾輩心，』言畢卽求速死，清吏命警兵以槍斃之。劉六符臨刑不跪，屍亦不仆。其餘若石經武，李文甫，陳與榮，周增，羅坤諸烈士，皆從容就義，面無懼色。

九 烈士遺骸之埋葬

是役黨人死者，因事前爲慎密計，各自部署不相告問，故事後莫知其確數，而檢收遺骸則得七十二焉。清吏之於革命黨，恨之澈骨，視諸烈士屍，不勝其蔑視，越四月三日，始函善堂收殮。以次移置諮議局前曠地，分數十堆，折臂斷脰，血肉模糊，目不忍觀。初南海番禺兩縣知縣，擬葬之於臭岡，臭岡者，刑於市者，叢葬於岡之巨穴中，掩以浮土，暴骨揚穢，過者掩鼻，故名之曰臭岡。事爲黨人潘達微所聞，至善堂商葬事，善董曰：『唯官命』。潘曰：『諸烈士爲國捐軀，純爲國民謀幸福，彼此均國民一分子，如此叢葬，心奚能安，且慈善事業，不計誰是誰非，施棺施地，應唯義之所安。』各

善董始動容。惟葬地仍未得，經多方運動，始得紅花崗一地而葬之。惟時已昏夜，翌晨即四月四日，潘見星而起，匆促出門去，八時抵尸場，倖工未至，穢氣觸鼻欲吐，遂以丸塞鼻，十時倖工繼續昇棺至，棺皆薄板製者，潘見而心滋痛，以爲男兒死國事，雖以馬革裹屍還亦幸耳，然桐棺三寸，乃不可得，死者已矣，生者何心，欲另市棺易之。時旁有一善董，乃方便醫院派來者，謂：可由院另備，不必求諸市，遂易以院所備者，以次成斂。當午傷心慘目，不可言喻，蓋陳尸數日，繼以夜雨，屍體霉漲。且各義士多被假髮，髮去腦裂，中攢無數小蟲蠕蠕動，體縛以鐵索，多合二三人爲一束，乃屬倖工解縛分之，並去枷鎖，倖工故難之，予之錢而始允，旋殮旋昇諸葬所，倖約百人，絡繹於道，計自上午十一時始，迄下午四時止，乃畢殮事。中有一屍，衣藍布長衣，不類黨中人，先爲分置，午後有人領去，知爲清吏李某之隨僕云。除去此屍體統計棺殮合七十有二具，是日也，陰雲愁雨，行人絕跡，馬路憧憧往來者，惟殮屍之倖工，皆若寒蟬，噤不敢聲，潘隨最後之一棺，步往至紅花崗，岡上壙分四橫直列，爲先一夕屬土工照式經

營者。惟掘地不深，潘遂以醫生所貸金子土工，囑爲深掘，而後營葬。葬至首列時，已薄暮，細雨仍綿綿不止。初本不欲將此事宣布，殊翌日國事報首先揭出，且措詞有不利於潘個人者，潘知此事難秘隱，是夕將此事頗末宣布。其標題曰：『諮議局前新鬼錄。黃花崗上黨人碑』蓋潘意略嫌紅花二字軟弱，不如黃花之雄渾也，各報因沿用黃花二字，迄今遂成定名。而諸烈士之英魂，亦從此而與日月爭輝，永垂不朽！

革命先烈傳略集（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S41 212 0017 5583B

9-211

H39.698